

边看边聊

临近高考，各类辅导班、补习班火热程度渐趋高潮。经济学理论当中有个叫“经济供应学派”，主张为了刺激经济增长，要把财力从消费方面转向投资方面。现在的家长培养孩子，鲜有不从“投资”角度考虑，应当说很懂经济学了。社会有需求，一定会有满足这个需求的“供应”，无可非议。然而，辅导班、补习班风起云涌，难免良莠难辨。大凡这个班那个班，不仅要“傍名校”（如教师是名校毕业或在名校任教等），也要“傍名师”（如教师职称、职级和业绩），还要“傍神童”“傍天才”。

“傍神童”，“傍天才”，什么意思？一下子很难定义，我们且来看一个例子。

近来，在本地某纸媒上隔三岔五刊出一则广告，大致是，“数学天才”某先生，三十多年前国家恢复高考时，以数理化几乎满分的成绩考入一所名校，时年 13 岁，全国为之轰动，被称作“神童”。他何以如此“牛”？因为他掌握了一套“快乐超速学习法”：只用五个月，就学完了高中数学……

这些都没有问题，早慧的人的本事，岂是凡夫俗子可以望其项背，能够理解的？

但我很惊诧：能够被数学界认定为“天才”的，只有像高斯等极少数人，即使华罗庚这样的大师，也不曾享用过“天才”的称号。某

夏威夷街头迷路记

王立华

夏威夷是令人心仪的地方，这里没有台风、没有海啸、没有寒冬、没有酷暑，海滩静谧优美、街道宽敞整洁、鲜花常年盛开。

不久前我随旅游团到夏威夷，和同团的 5 位游客因贪看街景搞错了方向，竟在街头迷了路，6 个人整整走了 3 个多小时才摆脱困境，成了赴美旅游中的一段笑话。

那天傍晚，吃好晚饭，我们从饭店回下榻的宾馆，饭店到宾馆仅一刻钟路程，导游说，路不远，你们自己从原路返回吧。夕阳西下，微风习习，忽然间人行道上亮起了串串火把，仔细一瞧，原来

是道旁种植的油棕树果点亮的。黄澄澄的火把在夜空中闪烁，给人以一种神奇梦幻的感觉，这是夏威夷独有的街景。

我们 6 人边走边看，走了半小时还没到宾馆。领队老李说：“糟了，我们走错方向了！”于是再往回走，看看也不像。夏威夷街道的模样都差不多，整洁的马路、茂密的行道树、间隔的高楼，一旦走错就没方向了。

“怕什么，我们带着宾馆的房卡，问一下就是了，”我说。我们下榻的宾馆叫 AQUA Hotel，于是走进一家 ABC 店（日夜商店）去问，营业员走出店门指了指方向，我们就顺着走了。

走着、走着，感到也不是来路啊，这时路旁停着一辆出租车，我们挤了上去，司机看了房卡，说了声“OK”，就开车了。约莫六七分钟车停了，我们下车一看，傻眼了，这不是我们下榻的宾馆，但是招牌也是“AQUA”。这时我们才知道“AQUA”是连锁酒店，在夏威夷有好几家，再一看房卡，上面只印有宾馆的名称和房号，没有地址和电话。“已经是 20 美元车费了，不能再乘出租车

一家家找了。”这是我们 6 个人一致的看法。

看看表已是晚上 10 点了，天又下起雨来，我们走得十分累了，何况 6 人中还有一位 80 出头的老作家艾以先生，大家很担心他吃不消。

正当我们一筹莫展在街头乱转时，有一位 50 来岁的同胞主动过来问我们情况，他说他是来出差的，路也不熟，随即他把我们带到了对面的一个警察署求援。

今宵打谜

陈楠

白色绣球
（三字新词语）
昨日谜面：饥寒相交（四字食品行业用语）
谜底：冷冻鲜果（注：别解为“又冷又冻且鲜有果腹”）

先生何德何能，竟能当之无愧于“天才”两字？

我注意到这位“数学天才”的颇多让人不可琢磨之处。照理说，既然是“数学天才”了，不说已破解了“黎曼猜想”，大概离破解“哥德巴赫猜想”也不远了，怎么没见报道？既然是“神童”，那么做个两院院士应该易如反掌，怎么不标示出来？既然贵为“名师”，在哪儿高就，怎么不理直气壮地列出？诸如此类。也许，某先生谦虚了，不愿张扬，可是对于“天才”之类称号倒能

未必“必然”

西坡

欣然接受（或许不是他本人的意思，而是某某公司市场部擅作主张），这是怎么了？

总之，如果我的孩子想参加他的辅导班，我要劝他先得把这些弄清楚，就像买股票，总要知道公司的基本面的，至少要了解股价高了还是低了。投资嘛，哪有闭着眼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出手的呢？

如果我的孩子想参加他的辅导班，我要劝他期望值不要太高，因为所谓“大师”级的人物，本领虽然很大，但往往拙于教学，比如陈景润，水平那么高，教书却很不合格；又如朱自清，文笔那么好，上起课来却一点也不生

足球比赛时，除守门员外，场上队员故意用手或手臂触球（从而改变了球的运行路线）是犯规动作，称为手球；但是允许球员用头触球——头球。头球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进球手段，当球尚处于较高位置时跳起迎球，将球直接顶入对方球门或传给本队队员，往往能收到较好效果。头球进球的优点在于不给对方守门员有反应的时间，没有方向的预示，

会呢？”一言既出，全车哗然。

回到上海，姹紫嫣红的樱花和牡丹在我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，进而想到了白玉兰。白玉兰是上海市花。想当初，全市人民推选市花的热情多高高涨，但多少年过去了，偌大的上海除

了几个大型公园和绿地中能见到一些白玉兰外，想要一睹市花的芳容还真是难觅踪影。所以，我想提请有关部门关注这个问题，是否能部署和组织上海市民，以当年选花的热情来种白玉兰花，在我们的公

园、绿地、社区和一切适合种植白玉兰的土地上，都种上我们可爱的市花。据资料介绍，白玉兰还特别适合种植在道路两侧作行道树。今天，我们何不也在新辟的道路两旁多栽一些白玉兰呢？

潘旋昌

到时候，满城尽飘玉兰花香，我们也举办个“上海市花节”，欢迎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来观赏，岂不快哉！

想到白玉兰

一位胖胖的黑人女警察看了我们的房卡、护照，打了一阵子电话，随后叫来了一位年轻华侨。他告诉我们他就在附近开店，刚才警察每个连锁店电话都打了，你们的“AQUA”就在不远，警察没空，由他把我们送回。

他领着我们拐了一个弯，仅走了一刻钟就回到了宾馆，这时已经是晚上 11 点了。我们从心底里感谢那位热心的同胞和那位黑人女警察。

动。大学老师教不来中学，中学老师教不来小学，太正常啦，这位“数学天才”能否大小通吃，实在让人如井里打水——七上八下。

如果我的孩子想参加他的辅导班，我要劝他先关注一下这位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绩。从旁边罗列的“学员‘真情’告白”的“典型人物”看，他们显然没有让我“不可思议”，有“相见恨晚”的冲动。

如果我的孩子想参加他的辅导班，我要劝他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智商，人家 13 岁能考进大学，并不能说明你 13 岁或 23 岁甚至 33 岁能够以几乎满分的成绩考入一流名校，虽然报纸的标题上明确写着“13 岁考上大学，是偶然还是必然？”——言下之意，当然是“必然”啰，可是在你身上可能没有那么多“必然”，连“偶然”也难说啊。

当然，我还要感谢这场被誉为“一次不容错过的名师巡讲报告会”的策划者，因为他们很“克制”，还没有披露某某高考状元、中考榜眼、小考探花就是从他们“班”里走出来的，否则，如果我的孩子吵着要去参加他的辅导班，恐怕因为学员爆满而只能站着听或被拒之门外，弄不好还要挤出人命呢！

从有应试教育起，各式各样的“快乐超速学习法”还见得少吗？只不过，由这样的“天才”“神童”亲自操刀的辅导班，还真不多见。机会难得，爱子心切者可要把眼睛睁得大些。

自从 1954 年德国队（当时的西德队）创造了“伯尔尼奇迹”（逆转匈牙利队）后，德国队里不断涌现出擅长头球的优秀前锋队员。著名前锋和头球高手乌韦·泽勒曾在 1970 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时用后头颈将球顶进英国队门将彼得·博内蒂把守着的球门，这一进球竟然“改变了世界历史”，在一本名为《如果……那么……》的书中提到，如果没有这一进球，那么英国队就能成为冠军；如果英国队得了冠军，那么哈罗德·威尔逊就不会落选首相；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撒切尔主义。戏说，姑妄听之，也许在球迷的心目中，头球

首足并用说头球

陈钰鹏

因为头球没有拦球或调整球的过程。

据统计，足球比赛中约有五分之一的进球是头球进球。许多优秀的前锋往往也是杰出的头球球员。世界足球史上有一位被誉为“金头”的匈牙利足球明星桑多尔·柯奇士（1929—1979），曾被世人称为“最佳头球运动员”和“射门机器”。在代表匈牙利国家队出场的 68 场比赛中，柯奇士共射进 75 个球，其中不乏头球进球；1954 年在瑞士举行的世界杯比赛中，他一人进 11 球，被评为“最佳射手”。

因长期伏案工作，被查出脂肪肝。遵医嘱：“管住嘴，迈开腿”，于是，我开始了快走锻炼，每天早、晚各走一个多小时，风雨无阻，平时出门办事，都靠步行。每次出外旅游，更是以“踏遍青山人未老”来勉励自己。爬山登高也成了我的一项锻炼活动，尤以那次翻越西天目山最值得回味。

冬日的一个中午，我在临安西天目乡找人未果，突发奇想，何不学一回袁枚“老行千里全凭胆”，徒步翻山到安吉。

西天目山脉在浙江西北部，呈西南、东北走向，绵延十多公里，主峰高 1500 多米。我由南向北翻越。因为不是旅游线路，道路崎岖坡陡，脚下尽是石子，直硌脚。不久我就大汗淋漓，只得把皮大衣脱了，走走歇歇。

大山深处没有污染，空气清新，仿佛是一个大氧吧。

于是我尽情地作深呼吸，惬意极了。

攀爬了一个多小时，看见主峰仿佛就在头顶，伸手可及，我知道自己已在千米以上。这时我遇见了唯一见到的人——一位

徒步翻越西天目

杨君康

护林员。他告诉我再翻一道岗就可下坡了，但他叮嘱我，下坡比上坡难走。

我爬上了又一山峰，视野一下开阔起来。远处山峦起伏，山脚云岚氤氲，如傅抱石画的山水画映入眼帘，疲劳顿时减轻了许多。

下坡果然泥泞、羁绊多，我仔细寻找落脚点。爬坡往往谨慎小心，少有闪失；下坡，思想松弛，就会跌跟头。其实人生不就跟爬山一样？

下坡结束来到了水渠边。水渠围山腰而筑，渠旁就是百米深谷，看了只觉心寒，我只能小心翼翼往前，有时从突兀而出的山石下匍匐而行，有时从横生出来的树枝间穿过。当来到小水库时，我感觉到走出大山了。果然没多久就看到远处的公路，这时天也渐渐暗了下来。

晚上我洗去汗水，躺在安吉宾馆的被窝里，想这样的徒步翻山以后恐怕不会再有，虽然很累，但也是一次锻炼，对身体有益。

几年下来，脂肪肝消失了。原来苍白的脸红润了，精神也比先前好多了。



是，新茶。

是，谈不上什么包装，用手工土纸随便包包的。不，既没名字，也没品牌。你没听说过、没见过很正常。不，你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会令你大失所望。不过，你尝尝呢。

怎样？不光香气、汤味叫你惊喜了，假如你去测试各项指标，一定更叫你欣喜若狂。为什么说假如？因为从来没人去测试过，也根本无需测试。

大抵偶遇
(牛博士对马姐说)

戴逸如 文并图

为什么？因此茶出自无名深山，出自无名小庙，出自无名和尚之手。是和尚种来自己喝的。产量之少可想而知。自然也待客。客不多，深山嘛。

珍茶可遇不可求。世事大抵如此。人人皆知的“床前明月光”自然是好诗，如果你肯静下心来翻翻《全唐诗》，必会有惊喜的偶遇。我更深信，许多可惊之喜早已消失在《全唐诗》之外。妙书往往也是需要偶遇的，动静闹得很大的书，往往不看也罢。

不不，这是茶的桃花源，不足与外人道也，你喝着好就行。若你真去寻了，真让你找着了，被你一鼓吹，招蜂惹蝶，这茶也就完了。

就有那么伟大。贝恩德·赫尔岑拜因是一位不寻常的头攻球员，1979 年欧冠赛中，德国队与布加勒斯特迪纳摩队对阵，在第 90 分钟时，赫尔岑拜因以坐姿头球攻入对方球门。让人记忆犹新的是 2002 年的世界杯，德国队的克洛泽进了 5 个头球，又以漂亮的腾空翻技巧让世界球迷难以忘怀。

头球很精彩，但是有人担心，球员们长年累月训练和比赛，经常用头顶球对脑子有没有影响，或者会不会有更大的危险。一个重达 445 克的足球以飞快的速度（其加速度最大可达地球加速度的 30 倍）与一个相对迎来的脑袋碰撞，虽说头的硬度是球的 10 倍，然而在这 10 至 20 秒的撞击时间里，如

如今认真读书的人恐怕不多了，至于有没有“抄书”的人，恐怕除了书法界一些人士之外，喜欢抄书，

苏东坡抄书

吕震邦

几近绝迹。由此让我想到苏东坡当年抄书的逸事。

有一名士拜访苏东坡，通报姓名已久，苏东坡才姗姗出来。他对名士的久候惭愧地说：“刚才为了完成每天的功课，十分抱歉。”双方坐定，名士说：“你‘完成每天的功课’指什么呀？”苏东坡说：“是抄《汉书》。”名士说：“凭先生的天才，开卷一看，可以过目不忘，何必用手抄呢？”苏东坡说：“不是这样。我读《汉书》，一共手抄过三遍。开初，我手抄后再熟诵每段。等到背熟了，我只抄这段的前面三个字作为题目，再背诵下去，以考查自己的记忆能力。在第二次手抄熟诵这段后，我只抄前面两个字为题。到如今，我只抄这段的前面一个字为题，就能背诵如流。”

名士心存疑虑，请求说：“先生所抄写的，不知我有幸可以看看吗？（言外之意要考考苏东坡）”苏东坡欣然同意，叫仆人拿出他的厚厚的几本手抄《汉书》，名士挑了洋洋数百言的一段落，让他背诵。苏东坡倒背如流，无一字差错。

名士慨叹良久，曰：“先生真谪仙才也。”

苏东坡抄书

